

烟台故事

盛宣怀创办烟台广仁堂“四问”

往事如昨

魏春洋

烟台广仁堂是近代山东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善堂(慈善机构),有“东省善堂圭臬”之美名,也是近代中国综合性善堂的典型代表,但长期以来,关于烟台广仁堂创办的原因、资金来源等一些说法,与史实明显不符,为此特作此文,以还历史真相。

一、创办广仁堂的起因——1889年运输贡品的“保大”轮船在石臼所失事?

1891年,时任登莱青道兼东海关监督的盛宣怀创办广仁堂。关于其创办烟台广仁堂的起因,长期以来的说法是:1889年运输贡品的“保大”轮船在石臼所失事,但“‘保大’轮船失事事件”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:

一看发生时间。在《山东巡抚张奏稿》中记载:“‘保大’轮船于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一日,行至山东荣成县成山头地方,因迷雾触礁,船只损坏。”在《盛宣怀档案史料》轮船招商局卷“登莱青道告示二”中记载:“‘保大’轮船于六月初一日在成山头偏北触礁,船底搁碎,货随浪滚。”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一日即公历1887年7月21日。

二看发生地点。在《德宗皇帝实录》中记载“据称‘保大’轮船在荣城县地方失事”。而在轮船招商局卷《“保大”轮失事奏折二》一文中进一步记录是“‘保大’轮船在山东荣城县成山头地方触礁损坏”。可见,“保大”轮船是在荣城县成山头地方触礁,而不是“沉没于石臼所海域”。威海学者孙建军甚至对触礁地址作了进一步考证。在《海难变人祸——“保大”沉船案始末》一文中,孙建军认为:“保大”轮船在成山头的一片礁石上触礁。准确地说,“此石系紧靠成山头灯塔之北”。成山头,又称成山角,山东高角。这附近海域,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势,礁多,流急,雾浓,风大,“为海道极险之处”,自古行此触礁丧生者不计其数。成山头地方民谣:“成山头,成山头,十个船工九个愁。”

三看“保大”轮船运输的货物。据《申报》记载:“‘保大’轮船搭客三十余人,连接客者共四十余人”(《申报》1887年8月3日)。而《申报》另一篇《抢船闹事》中记载:“‘保大’轮船之失事也,在烟台附近成山洋面触礁而损,该处系山东荣成县境,傍海居民见有损船,蜂拥而上,竟将船中贡料抢攫一空。县尊闻知即率差捕民壮百余名前往弹压。”根据《申报》这一记载,“保大”轮船上的“贡料”应该就是“贡品”。

二、创办广仁堂的直接原因——盛宣怀因侵吞“贡品”被查办?

关于盛宣怀创办广仁堂的直接原因,长期说法是:盛宣怀因侵吞失事“保大”轮船上的“贡品”,被人举报而遭查办。为掩人耳目,盛宣怀创办烟台广仁堂。

实际上,“保大”轮船失事后登莱青道盛宣怀确实遭到查办,但并不是

由于侵吞失事“保大”轮船上的“贡品”,而是另有原因。

原来,“保大”轮船失事后,荣成发生了村民抢捞拒捕事件。由于处理不当,登莱青道盛宣怀被御史牟荫乔、刘纶襄参奏:“提督孙金彪、道员盛宣怀被参纵勇扰民”(《盛宣怀档案史料》第八卷)。”同年八月十八日(10月4日),上谕令山东巡抚张曜“按照所奏各节,秉公确查,据实复奏,毋稍徇隐”。最后,经过山东巡抚张曜的一番调查,“复查不实,得旨毋庸置议”(《盛宣怀行述》)。”盛宣怀平安落地。

可见,“保大”轮船失事后,登莱青道盛宣怀是因“纵勇扰民”而被参奏、查办,不是因侵吞从“保大”轮船打捞上来的“贡品”遭查办。既然盛宣怀不是因侵吞“贡品”被查办,自然“为掩人耳目,盛宣怀创办烟台广仁堂”这一说法也难以成立。

三、创办广仁堂的资金来源——新打捞之“贡品”?

关于盛宣怀创办广仁堂的资金来源,长期说法是:盛宣怀上奏朝廷,“拟奏请朝廷用新打捞之贡品中的黄金、白银若干两”,合资筹建慈善机构烟台广仁堂。

盛宣怀要创办慈善机构广仁堂,其上奏朝廷的奏折不是私人书信,应该是公开的朝廷奏章。只要是公开的奏章在清政府官方文献中一定可以查到,找到了奏折文本,关于盛宣怀创办广仁堂的资金来源即可一目了然。

果然,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找到了《呈登郡烟台海口及莱青两郡创立广仁堂请奏明立案由》,奏折中关于创办广仁堂的资金来源内容如下:

“奏立案事,窃查登莱青三府三面濒海,地瘠民贫,登州一属为尤甚。福山县烟台海口自设关通商以来,中外商贾云集,四方无业游民藉力谋生者接踵而至,兼以前数年黄河与小清河泛滥为灾,流离就食之民如水趋壑,饥寒困苦露宿风餐,婴孺乏保恤,疾病无医药,目击情形殊堪悯恻……至三堂建造经费,烟台广仁堂及栖贫所、寄柩所房屋并地价计银一万二千五百余两,莱郡广仁堂置买添盖房屋计银二千余两,青郡添盖房屋计银五百余两。以上购买地亩盖造房屋共计银一万五千余两。悉由职道捐助。”

从这一奏折文本可以看出,内中根本没有“拟奏请朝廷用新打捞之贡品中的黄金、白银若干两”这一句话,不知这句话源自何处?因此,盛宣怀利用新打捞之“贡品”创办烟台广仁堂这一说法的可信度大打折扣。

四、清廷对广仁堂的资助——慈禧太后每年拨皇粮(小米)5000担?

“为善宜先筹款也”。作为一家官办慈善机构,烟台广仁堂的长期运营需要大量资金。长期以来的说法

是:慈禧太后决定每年拨皇粮(小米)5000担。这一说法是否成立呢?

一是每年拨皇粮(小米)5000担,这个数目堪称巨额。创办于光绪四年(1878年)的天津广仁堂和创办于光绪八年(1882年)的京师广仁堂每年清政府才拨给漕粮300石。这里的担和石是同一个重量单位。清代的重量单位主要有石(担)、斤、两之分,其换算比率为:1石(担)=100斤;1斤=16两。实际斤的大小各地也不同,有的地方一石按照120斤来换算。如果按1石(担)=100斤计算,300石=3万斤,5000担=50万斤;若按1石(担)=120斤计算,300石=3万6千斤,5000担=60万斤。这一数值远远超出天津广仁堂和京师广仁堂的拨粮资助数额。与天津、京师广仁堂相比,尽管烟台广仁堂初创时期要超过天津、京师广仁堂的规模,但5000担实在是有点太离谱了。

清政府到底拨给烟台广仁堂多少皇粮(小米)呢?光绪十八年(1892年)六月初六日,时任山东巡抚福润的《奏请每年赏漕米三百石片》奏折给了我们一个准确的数字:

“今该道盛宣怀于登莱青三府捐资创设广仁堂,拟办各项善举,洵属有裨地方,急公好义。相应奏明立案,并恳天恩俯赐每年赏给漕米三百石,自本年起在于江苏海运漕粮项下拨给该道等县领,由招商局轮船运至烟台分拨各堂应用,俾穷黎咸沐皇恩善举,可期永久”(《山东巡抚福润奏请每年赏漕米三百石片》)。”清廷援引天津、京师广仁堂成例批准了这一奏请。

从山东巡抚福润的奏折可以看出,清政府拨给登莱青三府广仁堂300石漕米。也就是拨给青州府广仁堂、莱州府广仁堂和烟台广仁堂三家慈善机构一共300石漕米,而不仅仅是烟台广仁堂一家。需补充的一点是,青州府广仁堂、莱州府广仁堂和烟台广仁堂都是由盛宣怀在同一时期创办的善堂。

二是批准“每年赏漕米三百石”奏折的是慈禧太后吗?按照清史记载,光绪十三年(1887)光绪帝举行了亲政典礼,然而慈禧太后又玩弄政治伎俩训政了两年,直到光绪十五年(1889)慈禧太后归政,而山东巡抚福润向清廷奏请每年赏漕米三百石的时间是光绪十八年(1892年)六月初六日。可以看出,批准“每年赏漕米三百石”奏折的应该是已经亲政的光绪皇帝,绝对不应该是已经归政的慈禧太后。

综上所述,长期以来,关于广仁堂创办原因、资金来源等说法与史实明显不符,纰漏之处甚多,这些说法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。由此可以看出,对于地方志一类的文献,尽管其资料价值非常大,但却不能盲目采用,必须经过一番深入考证研究后才能采纳。

父亲的“高汤”

潘雪松

父亲是个心地善良的人,一生勤俭节约,诚实本分,从不算计别人。在生活中,父亲任劳任怨,不管日子多么艰苦,遇到多不顺心的事,他从不抱怨,更不乱发脾气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父亲从没大声呵斥过我和姐姐,更没舍得打我们一下。

父亲生于1944年,他小时候家里兄弟姊妹多,挨饿是记忆中最难忘的事。在我童年时,农村还处于生产队时期,粮食产量低,玉米饼子和粗粮是餐桌上的主食,细粮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。配着玉米饼子下饭的就是咸菜疙瘩,那时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有一口大咸菜缸,里面用一层一层的粗盐粒子腌着满满一缸白菜叶子、萝卜缨子、胡萝卜、萝卜、芥菜等。

为了增加营养,家里每隔几天就会在大锅里熬一顿菜,熬菜用的是猪大油,里面还会漂着一些炼完肥肉剩下的脂渣,可香了。菜出锅时,母亲用铲子把菜盛到一个大盆里,再用勺子把锅里的菜汤舀干净,我和姐姐就会每人盛上一大碗,吃得津津有味。

父亲最后一个上桌吃饭,他的碗里满满的都是漂着油花的东西。“那是什么?”我有些好奇。父亲慢悠悠地喝了一口,看着很享受的样子:“这是我特制的高汤。”“什么是高汤,好喝吗?让我也尝一口!”说着我就伸手去抢。父亲赶忙避开:“这高汤呀,就是营养价值高的汤,只有大人喝才有效,小孩子等长高了以后才能喝。”“我不信,你骗我,让我尝一口。”我好奇,缠着父亲连连央求,见拗不过我,父亲只得把碗伸过来。“只能尝一小口。”父亲的手紧紧地捏着碗。我慢慢把嘴凑到碗前,猛地吸了一大口。“这是什么呀!味道一点也不好,清汤寡水的。”我咳嗽了几声,差点呛着,喝到嘴里的“高汤”吐到地上一大半。

“我说吧,小孩子不能喝。”父亲没有再解释,几口把碗里的“高汤”喝了个干干净净,然后一抹嘴,和我们一样,盛上一碗菜,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。

每次家里用大锅熬菜的时候,父亲都会有一碗特制的“高汤”。终于在一次熬菜时,我没有急着吃,两眼偷偷观察着父亲,只见他让母亲把一大盆熬好的菜端到桌子上,嘱咐我们快吃,自己却用水瓢舀了一些水,顺着锅沿转一圈均匀地润下去,然后用菜勺盛进碗里。还没等父亲转过身,我便一下扑了过去,紧紧地拽住父亲的手臂,“高汤”洒了一锅台。“这不就是涮锅水吗?”我哭得泣不成声。

“这怎么能是涮锅水?里面有不少油呢,咱是庄稼人,不能眼睁睁看着浪费掉吧。”父亲用手擦了一下我的眼泪,厚厚的手掌满是老茧。“男子汉了,别动不动就哭,多大点事儿。”“都快坐下吃饭吧,一会儿还要到地里干活呢。”母亲赶忙打着圆场。我看着母亲,眼前又出现了家里偶尔吃鱼时,母亲总是抢着吃鱼头,把鱼肉让给我们吃的画面,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。

不当家不知柴米贵,不养儿不知父母恩。这句话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体会到其中的含义。父亲的这碗“高汤”,折射出了那代人吃苦耐劳、勤俭节约、任劳任怨却不向命运低头的优秀品质。在父亲的影响下,我和女儿都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,不只是在饭桌上要“光盘”,穿的用的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,我们都会时时注意量力而行,决不过度消费。